

与流感共舞

这个故事对我们预防和治疗
非典型肺炎有极大的借鉴和启示

吉娜·科拉塔 著 开明兽工作室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RS11.7-49/1

RS11.7-49/1

与流感共舞

吉娜·科拉塔 著

开明兽工作室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流感共舞 / (美) 科拉塔著; 开明兽工作室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5

ISBN 7-5323-7064-X

I. 与... II. ①科...②开... III. 流行性感冒 - 普及读物 IV. R511.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032417号

©1999 by Gina Kolat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 association with Brockma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邮政编码200020)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300 千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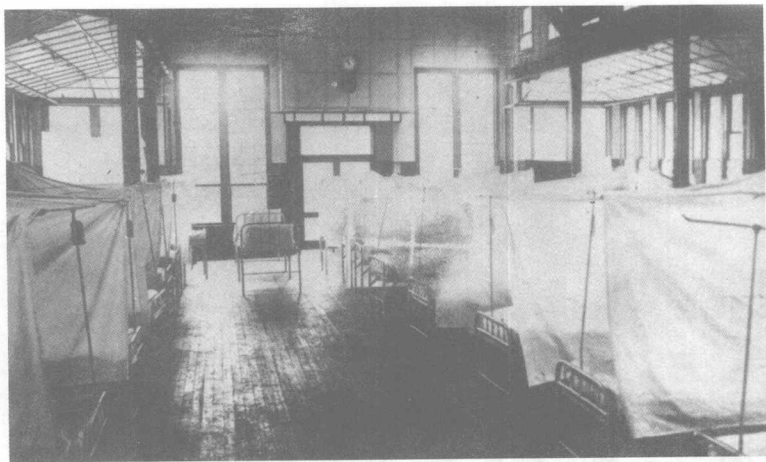


1918年，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夫菲尔德，人们排着队等待医生给他们的喉咙喷上杀菌剂，作为抵制流感的预防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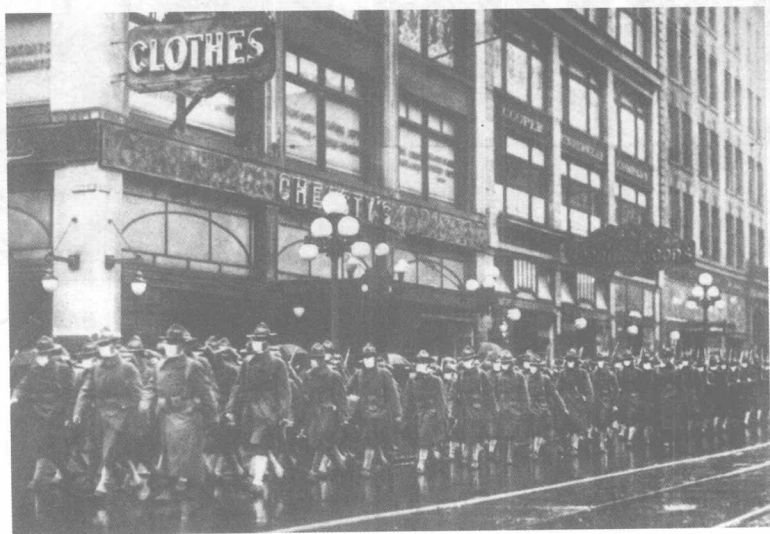
（蒙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可，165-WW269 B-36）

大正七年四月、朝鮮半島に於ける、コレラ及び腸胃病の流行、其の最盛期に達せり。此の時に、我が軍の衛生隊、防疫所を設け、患者の診察、及び予防の爲め、喉に殺菌剤を噴霧せしむ。此の時の写真、右に於ける如し。右の建物は、防疫所なり。





1918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美军总医院的一间流感病房。床与床之间挂着床单以隔离病毒。（蒙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可，165-WW 269 B-40）



公共卫生部在大流感期间分发面罩，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是正在向法国进发的美军第39团，列队走过华盛顿的西雅图大街，戴着由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面罩。（蒙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可，165-WW 269 B-8）



——一个没有戴面罩的人在西雅图被电车司机赶下车。

(蒙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可，165-WW 269 B-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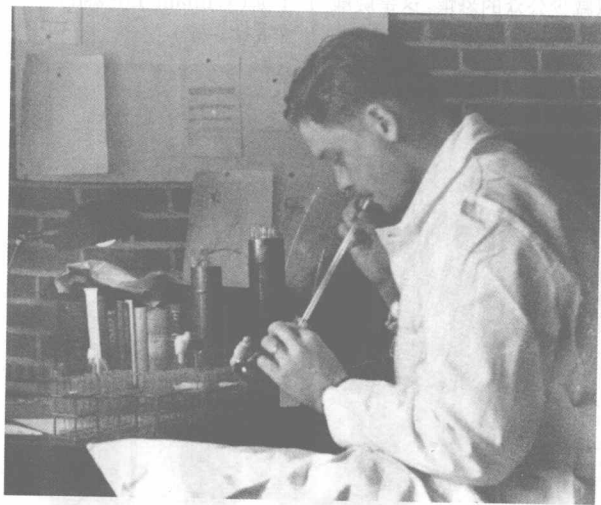
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红十字运输队抬着一个流感受害者。
(蒙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可，165-WW 269 B-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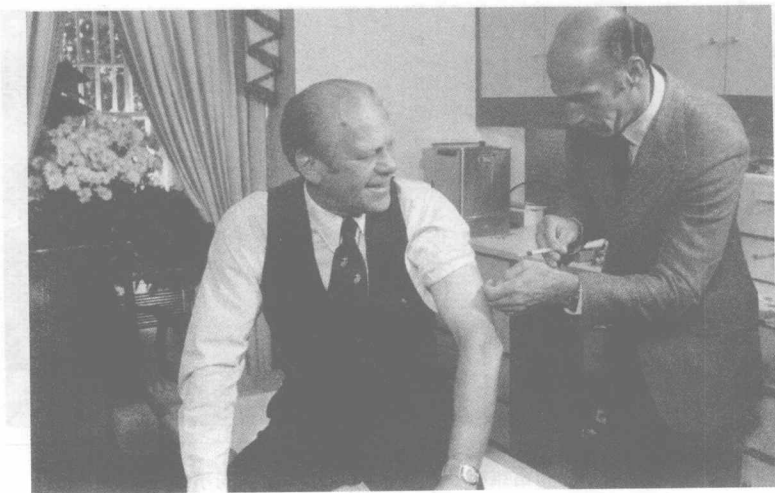
1918年，一场看不清面孔的小职业球队联盟棒球赛。
(蒙斯坦利·伯恩斯和伯恩斯档案馆许可)



1951年，在阿拉斯加的布雷维格，约翰·胡尔廷和他的同事站在流感受害者公墓里。自1918年以来，那些受害者的尸体就被埋在这些永久冻土之下。从左开始：胡尔廷、奥托·盖斯特、杰克·雷顿和埃伯特·麦基。
(蒙约翰·胡尔廷许可)



1951年，约翰·胡尔廷正在衣阿华大学的微生物学系工作。他希望在鸡胚的羊膜水中培养出病毒。
(蒙约翰·胡尔廷许可)



1976年，因害怕1918年的病毒以猪流感的形式再次出现，联邦政府发起了一场全民免疫运动。当有些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死亡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接受了免疫，以减少公众的恐惧。这是威廉·卢卡斯(William Lukash)医生正在给他注射流感疫苗。(蒙杰拉尔德·福特图书馆许可)



1976年流感免疫运动期间，在新泽西州，人们排队接受流感疫苗注射。(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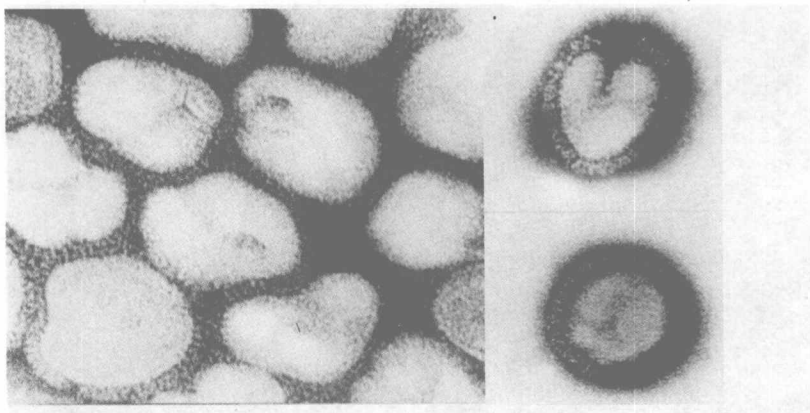


1997年8月，约翰·胡尔廷回到阿拉斯加的布雷维格公墓寻找肺组织。他找到一个妇女的尸体，她的肺自1918年以来一直保存完好。这是他蹲在公墓里，旁边是那个妇女的尸体。（蒙约翰·胡尔廷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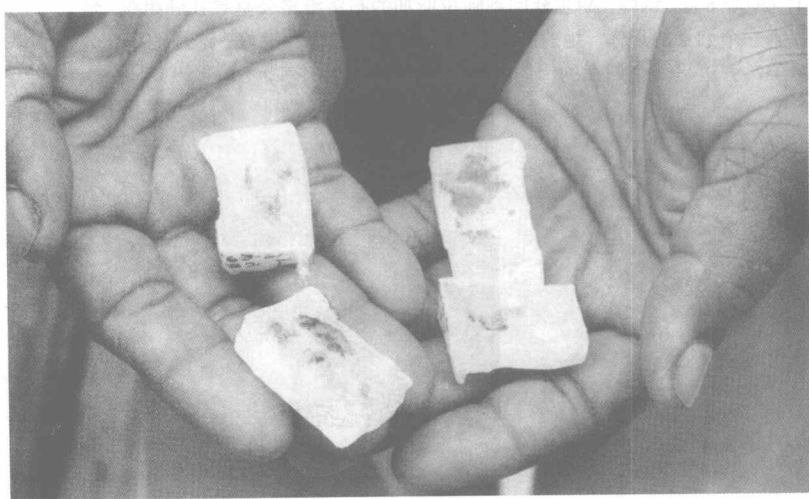
杰弗里·陶本贝格和安·里德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武装部队病理研究所研究DNA的信息。他们正在研究来自1918大流感受害者的组织样本，以弄清楚是什么导致这种病毒如此致命。

[蒙埃里克·哈泽（Eric Haase）许可]



A/PR/8/34 流感病毒的电镜照片，该病毒是1934年在波多黎各分离出来的。

[蒙于昂德·彼得·帕莱塞 (M-T.Hsuand Peter Palese) 许可]



保存在石蜡中的1918大流感受害者的肺组织样本。这些样本和其他300多万个组织样本被美国武装部队病理研究所储存在美国国家组织储存库。(蒙埃里克·哈泽许可)

序 言

如果一定有人应该了解1918大流感，那个人一定是我。

我在大学时的专业是微生物学，甚至还选修过病毒学的课程。但1918大流感从未被提到过。我也曾在大学里读过历史课，它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涵盖了20世纪所有的重要事件。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占了课程的一大部分，但1918大流感仍没有被提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一开始的《科学》杂志（*Science*）到后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我曾写过许多疾病和药物的文章，甚至也写过流感，但我从未注意到1918大流感。

回想起来，我实在对自己的无知感到难以理解。1918大流感掩盖了本世纪任何其他流行病的光彩。它的死亡率之高令人惊叹，如果现在有这样一场瘟疫袭击，那么1年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因心脏病、癌症、中风、慢性肺病、艾滋病以及早老性痴呆等死亡的人数总和。1918大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的隆重登场，还影响了历史的进程，1年内杀死的美国人超过了美国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1918大流感甚至也影响到了我家里以及我丈夫的家庭。我父亲就坚持遵从一位经历过1918大流感的医生的健康建议，那位医生认为，为了保险起见，只要一感染上呼吸道疾病就要服用抗生素。从小开始，我只要一有发烧感冒，就得服用抗生素，其实它对最普通不过的呼吸道疾病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点。不过，我真的没有将这位医生在1918大流感中的可怕经历，和他对几十年

后发明的神奇药丸的虔诚信念联系起来。当我长大，懂得过度使用抗生素的害处后，我开始对父亲的这位医生有意见，责怪他滥用药物。

而在我丈夫家中，流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我婆婆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她父亲因流感死亡，母亲不得不独自抚养4个孩子。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丈夫和我并不真正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婆婆总是说她父亲是从工作的铸造厂中传染了肺炎而死。

非常明显，我以前根本不了解1918年那场席卷世界的大灾难，它的魔爪伸向了世上的几乎每一户家庭，所到之处无不满目疮痍。1918大流感是历史大疑难之一，但被历史学家们湮没了，尽管他们一般遗忘的是科学和技术，而非瘟疫。

我的顿悟来自1997年，那时我正着手为《纽约时报》写一篇评论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精彩论文的文章。那篇论文是有关首次尝试获得那次流感病毒的遗传密码的，同时也是一个如同1918大流感般令人震惊的揭开医学神秘事件的关键线索。它不仅涉及高深莫测的科学和政治，而且也涉及迄今为止最致命的病毒之一，更讲述了那些着迷于那病毒的研究人员的故事。就像所有优秀的科幻小说一样，这篇文章也有成功的好运气。

这是一个应当公之于众的故事，不仅仅是由于故事极富戏剧性，也因为蕴涵的意义。揭开这一神秘事件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拯救人类，如果那可怕的病毒或其他病毒再次袭击地球的话。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灾难的一年	1
第二章	疾病与死亡的历史	27
第三章	从水手到猪	45
第四章	瑞典探险者	77
第五章	猪流感	99
第六章	可怕的诉讼	123
第七章	约翰·道尔顿的眼球	153
第八章	香港事件	179
第九章	从阿拉斯加到挪威	199
第十章	疑问和假设	229
致 谢		250

第一章

灾难的一年

这是一个侦探故事。大约80年前这儿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但受害者从未得到昭雪。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查出凶手。

——杰弗里·陶本贝格
(Jeffery Taubenberger),
分子病理学家

在那寒意逼人的日子里，那场瘟疫降临世间。有人说那是可怕的战争新武器，因为德国拜耳医药公司在生产的阿司匹林中渗入了瘟疫病菌。当你因头疼而服用一片阿司匹林时，病菌就会悄悄附上你的身体。从此，人生便画上了句号。

不，那是一艘经过伪装的德国舰艇在夜幕中潜进波士顿港，并在城市中散播了病菌。毕竟波士顿是瘟疫的起源地，甚至有一个目击证人——一位老妇人，她曾看到一片乌云飘过港口，并在码头上空浮荡。

不，那是德国人乘着潜艇进入波士顿港，并悄悄上岸，随身带着装有病菌的小瓶。他们将病毒散播在剧院中，散播在那些聚集在自由公债*交易所的人群之中。菲利普·多恩 (Philip S. Doane) 中校，紧急医疗舰队的公共卫生部主任，也这样认为，而他的身份显然足以了解这一切。这刊登在《费城调查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 的头版上。

很快瘟疫肆虐各处，人人自危。

疾病虎视眈眈着每个年轻人和健康人。前一天你还是健康、强壮、无懈可击的，你可能正在办公室中忙忙碌碌，也可能在为前线战斗的将士们织一块围巾，或者你可能是初上训练场的新兵，这是你第一次离开家庭。

* Liberty Bond: ——译者注

一开始也许只是稍有头疼，眼睛有点发热。然后你开始打冷战，身子蜷成一团躺在床上。但无论多厚的毛毯都无法让你感到暖和。你昏昏沉沉，时睡时醒，随着体温的上升，梦魇不断。接下来你开始陷入一种半无意识状态，肌肉疼痛，头痛。于是，在躯体微弱的喊“不”声中，你发现自己正逐步迈上不归路。

也许要几天，也许只要几小时，但无人能阻挡疾病的脚步。医生和护士已经学会诊断那些症状了。先是脸色转为暗紫色，然后开始咳血，四肢发黑。死神的脚步悄悄逼近，你疯狂地喘息，只为苟延残喘，嘴里吐出血色的液沫。你最后死于窒息——肺中充满了红色的液体。

医生解剖尸体时会发现你的胸腔内肺脏实变、肿胀，充盈着一种淡血色液体，如同肝脏切面一般。

人们将1918年的这场瘟疫称为大流感，但它与以往的流感爆发截然不同。说它是圣经预言中的大劫难可能更为妥当点，《启示录》中预言：世界将首先遭遇战争，接下来是饥荒，最后，随着第四卷预言封印的揭开，那匹“死一般苍白，载着瘟神，而死神紧随其后”的马，将踏上大地。

瘟疫于那年的9月爆发，吞噬了约50万美国人，才心满意足地踱开。连最偏远的乡村也躲不开疾病的魔爪。一些因纽特人*村庄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几乎从地球上被抹掉。20%的西萨摩亚人死于此次瘟疫。无论它侵袭何地，病毒总紧随着一个不一般的群体——向来幸免于传染性疾病的青年人。死亡分布图呈现W状分布，分别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70~74岁的老年人和20~40岁的青壮年三处达到高峰。

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些有幸逃过此劫的人将其视为禁忌，不愿回首往事。另有一些人则视其为另一个战时梦魇，归之于战争机器和芥子气之类的恐怖。它让世界疲于征战之

* 因纽特人：旧称北美因纽特人（N. American Eskimo）——译者注